

| 人间理想

教育是一首诗

阿广
(三尺讲台, 斧凿锯刨)

父母带有情绪的话或价值观, 会像一座山一样, 压着孩子的心灵世界。如何移掉这座山呢? 首先是知不足, 其次向孩子坦诚自己的不足, 然后为自己的过失道歉。道歉能给孩子带来被尊重的感受。被尊重则可以给孩子树立信心, 坚定生活的信念。

一言不合, 兄弟俩就拳脚相加, 大打出手。我家前方, 住着炭炭伯伯, 因其机智过人, 点子多多, 故有“烧炭乌龟”的外号。他也是道地里的常客, 经常过来与众人拉家常。

家门前的道地里, 面积虽仅二三十平方米, 不是很宽敞, 却成为岭下这片老少闲暇时重要的聚会场所。尤其是夏秋夜晚, 家家户户搬出竹椅木榻, 会聚在这里, 点燃艾草, 轻摇蒲扇, 共话桑麻, 传讲“大话”。而讲“大话”的主角, 多为我的父亲, 他所讲的《封神榜》《西游记》《三国演义》《岳飞传》等故事, 令我如痴如醉, 常在父亲“大头狗来了”的戏言中, 依依不舍地回家睡觉。

我八岁入学, 也是这年参加生产队劳动。当初的状态, 是半工半读, 假期, 周末跟着父母, 参加队里劳动。平时放学回家, 要割猪草、兔草, 还要放牛、放羊、挑水、砍柴, 晚上, 方才钻在老房阁楼, 点着煤油灯读书、作业。夏天成群蚊子陪伴, 冬天是呼啸北风相随, 春秋时节, 享受凉爽的天气, 尤其是雨天, 听着屋檐滴滴答答的雨声, 读书、作业很是惬意。父母常夸我“天分”好, 因为每个学期的考试, 在班上都是第一名。

十八岁时, 我考上大学, 告别三台里, 只是父母、兄妹仍居住在这里, 我也时常回来。年复一年, 亲眼见证着它逐渐蜕变, 日渐苍老, 甚至慢慢消逝。起初, 是各家各户对房屋进行改造, 随后是几户人家的搬迁, 留下的空房难以抵挡风霜雨雪的侵蚀, 逐渐坍塌, 化为断壁残垣。老人们一个接一个地离世, 后辈们则纷纷外出谋求发展。曾经最为贫困的烧炭叔一家, 也因一双儿女在美国求学、工作, 全家在太平洋彼岸定居, 远离了这片故土。

十年前父亲病重之际, 我们三兄弟商议在原址上按照老屋格局, 对老房子进行修缮, 希望父亲能在生命的最后时光里, 在这养育了他一生的地方安详地度过。然而, 遗憾的是, 房子尚未修缮完毕, 父亲便离我们而去。如今, 那两间坐东面西的房屋, 孤零零地矗立着, 从外到内, 全然没有了当年三台里的韵味。

睡前, 我和塘塘聊天。聊及有次周六与同学逛街去新华书店, 并买小马宝莉卡的事。我说道: “当时我对你发了火, 讲了一些自己认为正确的道理, 却忽略了你的感受。这件事成了我心中的一道坎, 我花了很长时间才迈过去。明白原来最重要的不是正确的道理, 而是你的感受。我忽略了你的感受, 让你的心受到了伤害, 这伤害是我造成的。你准备好接受我的道歉了吗?” 塘塘点点头。

我郑重道: “对不起!” 睡前聊天真好, 平等、尊重、真诚、温馨, 这也成了我和塘塘的仪式感。聊诗与文学, 成长与教育。让塘塘带着满满的情绪价值入睡。嘉禾走楼梯时, 突然停下来, 拦住路, 让我输入密码。我有了顿悟, 也停下来, 拦住嘉禾, 让他也输入密码。

幼儿园老师在群里发了视频。老师说一声“biu”, 小朋友们纷纷仰倒在操场的地上, 一个个开心极了。接回家, 我就和嘉禾玩这个游戏。嘉禾说一声口令“biu”, 我应声倒下, 嘉禾还纠正我的动作, 并给我示范他的正确动作。

洗澡时, 嘉禾看到右膝盖上的淡淡疤痕, 问道: “这是什么?” 我答道: “这是膝盖。” 嘉禾追问道: “我说的是这个印记。” “哦, 这是上次爬山留下的疤痕, 表示你更勇敢啊。”

“那六横呢?” 我一愣, 随即明白嘉禾是将“疤痕”谐音成了“八横”, 于是肯定道: “六横也很勇敢啊。” “那七横呢?” “七横也非常勇敢。” “那十横呢?” “十横就是超级勇敢。” “那一千横呢?” “一千横就是超级英雄了。”

“那我要一千横。” 洗完澡, 嘉禾站在红色的凳子上擦身体吹头发, 一不小心踩空掉了下来, 膝盖摔得有些疼, “哇”地哭了出来。我便问道: “你哪里受伤了?” “膝盖。” “哦, 膝盖受了两个疤痕, 代表你获得了两枚勇敢勋章。” 嘉禾闻言, 泪渐收, 声渐止。

因为洗澡时关于疤痕的对话, 才有了摔下后的迅速止哭, 这是男孩子勇敢教育的一部分。“哭哭啼啼不算男子汉。” 这样的话是否定的, 消极的。“疤痕代表勇敢, 你获得了勇敢。” 这是肯定的, 积极的正面反馈。

说孩子一样的话, 做孩子一样的动作, 玩孩子一样的游戏, 孩子自然而然会得宠如彩虹, 坚定有力量。

嘉禾放学回来, 说自己要吃药, 咳嗽药。自己在吧台台下柜子里找到了“易坦静”。我给嘉禾倒了10ml, 嘉禾抿了一口, 说有点苦。我说道: “有点苦, 你也能全部喝光。对吗?” 说着转身进了厨房, 我再出来时, 嘉禾已经喝光了。不看, 是一种信任, 嘉禾应该是感受到了的。

以前我觉得教育是一门学问, 后来觉得是一门艺术, 现在我又觉得教育是一首诗, 那么凝练, 那么生动, 又那么美好。

亲, 我同样称之为伯婆。尧做叔家虽贫, 但他却凭借自己的努力读完了高中。当年乡里有一个上大学的名额, 竞争激烈异常。而全无背景的尧做叔最终脱颖而出, 成为全村第一个大学生。假期回家时, 他爱给我们讲述外面的见闻, 让我对世界充满了无限的好奇与向往。工作后, 他在一所中学担任英语老师, 后来还晋升为校长。我读高中时, 他还曾寄给我一些高考复习资料。小做叔则稍长我几岁, 从小便带着我玩耍。我喜欢的打扑克, 最早就是他教我的。

在这半个院子里, 除了他们几家外, 便是我家。

奶奶是大家长, 每天起早贪黑地忙碌着: 砍柴、挑粪、种田……凡是男人能干的话, 奶奶都能干。她只知道默默苦干, 不善言辞, 也鲜少与人交流。父亲分家较早, 因此我常常跟着奶奶睡觉吃饭; 有好吃的, 奶奶总让叔叔、姑姑们先让我; 冬天被子冰冷, 奶奶常用火笼先捂热, 再抱我上床。

父亲的几个兄妹也都像奶奶一样勤劳朴实。大姐、二姑在我记事前就出嫁了; 二叔尧袍后来成为民办教师, 算是跳出了半个农门, 他为人厚道木讷, 但教会了我认字识数; 小叔尧建个子高大、力气十足, 能干重活苦活, 村里人都称他为“大力士”, 也有叫他“乌石岩”的, 意指他如村前挺立的乌石岩一样, 坚韧不拔; 小姑初中毕业, 是父亲兄妹中长得最漂亮的一个, 但因不满与表哥的婚事, 在我小学一年级的语文书上写下“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八个字后, 跳下了永安溪岭下潭自尽……

半个院落西北一隅, 住着大坑乌、小坑乌两兄弟。他们的真名, 我至今说不上, 反正前后邻居都这样称呼他们。大坑乌略通文墨, 曾经在旧社担任过公职, 因此常常受到批斗。在村里大祠堂戏台上, 我几次看到他颈悬石, 躬身俯首, 静听乡邻罗列的“罪状”。但是他的性情, 似乎很豁达, 白天虽然受到批斗, 夜幕低垂的时候, 又能见他踱着方步, 手摇扇子, 来到我家门前道地, 与大家谈笑风生。小坑乌则很少露面, 一旦出现, 常与大坑乌意见相左,

过了整整十八个春秋。这里是我人生的起点, 也是我情感、灵魂与才华的基点与支点。无论身处何方, 心中那份对三台里的深情厚谊, 始终未曾改变。三台里, 承载着无尽乡愁与回忆。

1962年八月初八日八点左右, 我呱呱坠地。这个时间之所以如此确切, 是因为当天台州遭遇了罕见的台风侵袭, 永安溪随之泛滥成灾。恰在八点左右, 母亲临盆在即, 而洪水无情地涌进了家门。家人迅速将母亲转移至堂屋楼上, 正是在这惊心动魄的时刻, 我降临到了这个世界。不久之后, 我便被半个院子的人视为“灵童”。

尚在襁褓中的一天, 不知是初一还是十五, 反正是太太点烛供香的日子。屋外, 家人正忙碌着, 我的大哭声却突然响起, 惊动了所有人。他们急忙冲进屋上楼查看, 发现竟是太太点燃的香烛不慎引燃了房屋。是我惊恐的哭声, 救了自己, 也挽救了家中及周边邻居的财产。我因此被人视为有灵性的孩子, 这是奶奶和父母后来告诉我的故事。

自我懂事起, 三台里给予我的, 既有饥饿、挨冻、劳苦与怨艾, 也有温暖、幸福、快乐与充实。在矛盾与困境的夹缝中, 我逐渐成长。

紧邻我家转角处, 是堂叔尧尚一家。三老太婆, 作为尧尚叔的祖母, 也是半个院子里辈分最高之人。她身材娇小, 腰身微驼, 长发盘成发髻, 梳篦长插于发间, 脚踏三寸金莲, 行走缓慢悠悠, 言语细声轻语, 对院子里的这些晚辈都疼爱有加, 常悄悄从怀里掏出糖果分给我们吃。谁家小孩深夜惊哭, 她便会前来探望; 谁家孩子换牙齿了, 也是她帮忙处理。她留给我的印象是那样深刻——古朴、传统且充满慈爱。尧尚叔的母亲, 我称之为伯婆, 而父母则唤她为聪仙姑。作为村中的妇女主任, 她颇有三老太婆的遗风, 在村民中享有很高的威望。

这两位老人在世时, 院子里总是和睦相处; 她们离世后, 各家之间却偶有龃龉, 难见亲情, 让人不禁感叹人心不古。

尧尚叔的隔壁住着尧做叔一家, 尧做叔的弟弟名叫小做。他们的母

三台里记

(石道上的流浪者)
柴胡

在村里, 依房头排列, 我家居第五, 叫第五份, 居地属岭下片, 叫三台里的地方。此处乃半座院落, 白墙黑瓦, 木质结构, 坐东朝西, 屋舍紧密相连, 底层廊檐贯通, 西南侧设有弄堂以供出入, 楼上亦有通道相连, 屋屋相通, 浑然一体。每间屋檐口、瓦当、斗拱、柱头皆饰以雕纹, 木窗小巧, 尽见几何图案, 屋前卵石铺就井形道地, 屋后则是一片葱郁菜园。

谈及三台里之名, 儿时曾向父亲询问。他言及, 早前, 此屋尚有二台屋相邻, 故合称三台里。又问及那二台屋如何消失, 父亲答, 早已毁于火灾, 而我们这台屋, 亦未能幸免, 半毁于火。

在象坎一带, 人们常以一台屋称一院落, 布局上, 有“三台九明堂”之说。此三台里, 应是按此布局而建, 虽遭火灾侵袭, 其原貌已难以辨认, 但道地依旧留存, 西北侧亦依原样有弄堂一条。

后游历古镇古村, 方知能建“三台九明堂”者, 皆为当地名门望族。不禁遐想, 我家祖上, 昔日究竟何等显赫, 能拥有此等“豪宅”? 每问及此事, 父亲也是语焉不详, 含糊其词, 只说家中昔日亦算殷实。

是父亲不愿提及, 还是确不知情, 已无从得知。而居住于此半座院落中的长辈们, 亦未曾向我透露丝毫。或许, 自祖上建造此屋后, 家道中落, 三公兄弟的后裔, 皆沦为“贫下中农”, 共居于此半座院落之中。近十间屋舍, 其中数间尚未铺设楼板, 四壁简陋, 寒风穿堂而过。

坐东面西这一排屋舍, 包括转角处共二间半, 乃太公传予爷爷与小公两兄弟之物。兄弟二人年轻时于杭州以制作烧饼为生, 略有积蓄后, 在此排屋北侧扩建了两间新屋。小公家因长居杭州, 故将其所分得一间老屋交由我家使用, 而另一间新屋则租予生产队作为仓库。堂屋位于这排屋中央, 本为半个院落中公用之地, 但因紧邻我家, 故平日亦多由我家使用。屋舍虽多, 然父亲有五个兄妹, 膝下亦有五子女, 人口众多, 居住空间仍显拥挤。

在这三台里的半个院落中, 我度

| 茶言观报

梦与现实的对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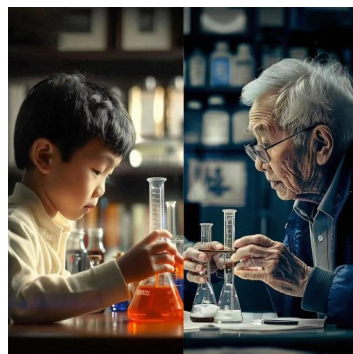
张琼玲

这是一组极具情感张力与艺术美感的作品, 通过孩子和老人的形象对比, 展现出生命的循环与延续。

孩子脸上的天真笑容充满希望, 仿佛预示着未来无限的可能性; 而老人的目光沉静, 带着岁月的积淀与对梦想的坚守。无论是凝视星空的渴望, 还是实验桌前的专注, 这些画面都在诉说着梦想超越时空的力量。

这不仅是一组视觉作品, 更是一首关于生命与追求的诗篇。它提醒人们, 无论时光如何流转, 梦想的种子永远生长在每一个阶段的人生中, 连接着过去与未来, 现实与理想。

—AI 絮语



| 故人故事

小时候, 大人常出题考我们: 十八度加两度等于几度? 为显摆反应快, 往往脱口而出: 廿度, 顿时引来一阵哄笑。后来知道, 廿度是当地土话“傻”的意思, 为避讳说人傻, 称神经有问题的人为“十八度两”。

我住的隔壁有个“十八度两”, 不忍心写出他的大名, 借用诗人流沙河(Y先生语录), 以“Y先生”称之。流沙河是四川人, 在四川, 英文字母Y是假的意思, 称假货为Y货。

Y先生比我大十多岁, 没读过书。据邻居阿婆讲, 生下来和其他小孩没有两样, 到了三四岁病了一场, 连续高烧好几天, 那时兵荒马乱, 没地方看病, 用土办法治好了, 脑子却烧坏了。Y先生父母去世早, 有个哥哥当兵后在外地成了家, 很少来往, 只有他和弟弟相依为命。弟弟鬼灵精, 可惜也没读过书, 如读过书, 绝对是个人物。

我在上学时, Y先生就参加生产队劳动了, 和他联系不多, 听到传闻不少。夏天, Y先生去湖里摸螺蛳, 那时螺蛳多, 湖头石板下一伸手就能摸到一把。Y先生把摸来的螺蛳沿村叫卖, 他说三分一斤, 砍价两分不卖, 问他四分卖不, 还是不卖, 因为卖三分一斤是邻居定的价, 稍有变动算不明白。有人问他, 把隔壁的某某姑娘介绍做老婆婆不? 要! 那就去喊姑娘婆婆老丈人老丈母。Y先生信以为真, 跟着屁股后面使劲喊, 人越多喊得越响亮, 弄得人家很恼火。问是谁介绍的,

他如实相告, 姑娘的父母把开玩笑的人一顿臭骂。

我和Y先生有交集是到了初中毕业以后, 那时“文化大革命”开始, 没地方读书了, 只有回到村里劳动。Y先生和我在同一个生产队, 基本上每天都在干一样的农活。他干活不麻利, 质量也不高, 但从不懈怠, 老年人评价他“廿度人廿度做”。比方说拔秧, 要求你双手顺秧根后用力, Y先生像拔萝卜一样往上用力, 快是快, 秧苗断根不少。比如插秧, 要求你在插的九秧秧中, 左右三秧下三, 两脚交替往后推。Y先生则笔走龙蛇, 弯弯曲曲, 秧苗浮起来的不少。我初中毕业在生产队每天赚五六分工分, Y先生已经是七八分工分了, 几年下来到当兵前, 我已赚到十个工分。Y先生还是七八分, 因为他只适合做简单而重复的活计, 好多农活还不会。

Y先生是队里的“开心果”, 和他开玩笑一般不会生气, 就是生气了, 只是嘴上嘟囔两句, 一会又忘了。有年割稻子, 临近中午, 大家肚子都很饿, 有位老农突然冒出一句: 谁想吃五根糕干带火烧? 我们当然知道说的啥意思, 唯有Y先生说我要吃袋。老农叫他过去, 装模作样地摸摸口袋, 突然在他脸上一巴掌, 五个指印火辣辣地留在他脸上。Y先生摸着脸, 嘴里还在嘀咕人家说话不算数。在大路边干活时, 每次看到穿戴整齐的小姑娘经过, Y先生总会说一句, 钥匙在隔壁阿婆家, 先回去做饭。队长说他这样要

挨骂的, 他不管, 见到女的都是这么一句。他太渴望有个女人给他做饭。

Y先生是绝不会说假话的, 他的心灵就像学龄前的儿童, “人之初, 性本善”, 没有受到一点污染。有一年, 生产队在三面临水的“围水里”种了五百西瓜, 瓜熟时, 搭棚子晚上轮流看瓜, 两人一组, 双人作业, 互相监督。有天晚上轮到Y先生值夜, 弟弟鬼精灵看准其搭棚去小卖店买烟, 跑到瓜田摘西瓜。他也不知道兄弟的脾气秉性, 说好话不管用, 就编了个谎话, 说队长让摘一个去招待村主任。第二天, Y先生还是告诉了队长, 鬼精灵耍赖不认账, Y先生回家找出了西瓜皮, 这下没的说, 鬼精灵认了, Y先生“吃柴”了。

Y先生憨憨呆呆很可爱, 也很容易满足, 给一点阳光就灿烂。邻居有事找他跑得很快, 大家喜欢他也照顾他。衣服裤子破了, 都是隔壁阿婆帮他缝补, 每逢做月节, 邻居们都会给他端一碗, 弟弟鬼精灵还经常沾点光。夏日的一晚上, Y先生领着几个孩子去邻村看电影, 因占位问题发生纠纷, Y先生不大大会说话, 说出的话比较冲, 结果被邻村一家三兄弟打了。当天晚上, 几个孩子家长在队长的带领下, 带着眼冒血丝有血污的Y先生到三兄弟家说理, 对方看这架势, 怕坏了名声儿子找不到对象, 认错赔礼, 当天晚上赔了十二元钱。第二天起集, 鬼精灵去街上买了三斤猪肉, 猪肉嫩金针一大锅, 两兄弟饱餐一顿。那时候, 猪肉价格是六毛

五分一斤。

我后来参军入伍, 有关Y先生的故事少了, 探亲回家时, 偶尔问问他的情况。那时已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 Y先生分到一亩多地, 这对他来说很轻松。什么时候播种, 什么时候开镰, 季节不懂, 邻居给他指导; 有些农活不会, 采取的是换工的办法, 大家都愿意帮他一把。弟弟鬼精灵没有生产队的束缚, 跑到外面做生意去了。Y先生没人欺负, 养猪养鸡又养鸭, 手头有了零花钱。

Y先生也传过绯闻, 女方是个寡妇, 男人因病去世, 留下四个孩子, 分了五百多地, 没有劳力, Y先生常去她家帮忙, 常见在她家吃饭, 孩子对他也亲热, 久而久之就有传闻了。

我不大相信这事, 正常的人对帮寡妇人家干活是忌讳的, Y先生不一定明白这里的是非, 不管谁有求于他都会出手相助。退一步说, 就是这个想法也不足为奇, 他毕竟是个男人, 一直渴望有个女人为她做饭。但作为一个四个孩子的母亲, 为了孩子的未来, 也为了自己的名声, 轻易是不会委身于Y先生的。村里人闲着没事, 不管真假, 对这一类新闻是最乐意传播的, 好在Y先生听到也是咧嘴一笑, 像没事一样。

儿时, 小伙伴们常常以取笑和捉弄“Y先生”为乐, 长大后觉得太不应该。“Y先生”身上具有的纯真、可爱和本质, 恰恰是我们这些自以为聪明的人所欠缺的。

Y先生

(穿了一辈子制服)
金时锋